

□王雅君

薄雾笼罩的荆州刑场，竹茭在空中划出决定生死的弧线，十七岁的杨凯之走在囚徒队列中，脚镣在青石板路上刮出刺耳的声响。镜头缓缓上移，掠过刑场边缘围观的麻木面孔——这是1900年的中国，当邮轮拉响汽笛，留辫子的清末贵族与穿着西服的洋人暗声密谋，行色匆匆的革命者与麻木不仁的观者行走交错，一场穿越时代、跨越时空的图景徐徐展开。在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中，新旧迭变下，一群有志青年被推至时代裂变的锋刃上。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落魄的皇亲贵胄梁乡、革命者杨凯之、北洋新军人李人骏——这三个分属不同阶层的青年，在上海留日军事生接待处相遇，一段留日旅程将几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却无人预见历史洪流将如何撕裂这份“初见”的美好。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所呈现的，正是庚子国变后的动荡历史，三个青年为自己心中的信念、理想与抱负展开的一系列挣扎求索的故事。传统与现代相碰撞，保守与激进交锋，青年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，探寻着拯救民族危亡的新路径。导演将镜头对准个体的命运沉浮，让观众在梁乡、杨凯之、吴天白等人的挣扎与抉择中，触摸到那个时期的阵痛与希望。这些青年犹如散落的棋子，在时代棋盘上为各自的立场而战。每个角色都是鲜活立体的，仿佛真实地出现于清末动荡的历史画卷中。

在历史的转折点上，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交织出一幅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浮世绘。梁乡，作为晚清没落权贵的宗室子弟，试图托住那个正在崩塌的王朝穹顶。在东京军事学校，他彻夜研读“日清战争资料”，却无法阻止“日俄战争”旅顺沦陷的结局。梁乡的挣扎是具有悲剧性力量的，他愤怒地剪下辫子却藏于枕下的矛盾举动，折射出尊严与现实的激烈碰撞，暗示着血统与认知的撕裂。他在清醒中沉沦，维护祖祖辈辈的基业是他一生的职责与使命。

与沉溺于旧秩序的梁乡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革命者杨凯之。这个看似玩世不恭的平民青年，骨子里却燃烧着最纯粹的理想之火。他以军事生身份为掩护，在东京的校园里拼命汲取新知，结交有志青年，暗中编织着革命网络。从最初懵懂地追随革命，到遇见启蒙恩师后的顿悟，最终用生命践行信仰，杨凯之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涅槃。

李人骏代表了当时最大的军事势力北洋政府，作为被袁世凯派系保送留学的青年军官，李人骏的实用功利主义是旧制度下权力崇拜的产物。这三种人生轨迹构成的历史棱镜，无情折射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：梁乡的改良主义沉溺于旧秩序幻想，杨凯之的壮烈牺牲未能触及根本，李人骏的投机则为腐朽不堪的清末官员揭下最后一层羞耻布。

在男性角色之外，女性角色菽红的觉醒之路显得尤为震撼。从开文堂笔店的二小姐到独立坚强的时代女性，菽红的命运和成长之路每一步都浸透着血泪。她因为一场失败的刺杀被卷入险象环生的逃亡之路。初到东京，举目无亲，这个富家千金并未抱怨过环境，学日文、卖书画、做女红……她的身上永远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。菽红的成长轨迹，暗示了晚清女性从闺阁走向社会的历史进程——她们不再是革命的旁观者，而是变革的直接参与者。

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的导演王伟说：“我们还原了旧民主主义时期革命者的道德模糊性，他们是革命者，但首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”在这些角色身上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风起云涌的历史事实，更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多元。他们既有对理想的执着坚守，也有在利益诱惑面前的动摇妥协；既有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不拔，也有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无助。从留日学习的同窗情谊到各自奋斗的陌路人生，无数个体的命运悲剧交织在一起，涌成一曲浩荡悲歌。在时代的暗夜里，每个人都是微弱的光源，邮轮中初见时的美好，终将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涅槃为照亮未来的光芒。

(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研究生)



艺苑论剑



## 初见时正青春

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以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为背景，通过一群青年的命运起伏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理想追求。一方面，该剧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，生动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成长，深刻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；另一方面，其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虽丰富了角色的层次感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的整体感与叙事的连贯性。

□邬高彤

动荡的清末，制造刺杀炸弹的化学博士吴天白意外死于爆炸，蛰伏多年的革命党人杨凯之在奇袭京师前夜被手下暗杀，皇亲贵胄梁乡在为清廷最后一搏的关头被投弹。

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反英雄式的人物塑造真实而残酷，但其碎片式叙述方式是否削弱了历史的整体感与清晰度，同样值得商榷。

剧集开篇，没落贵族梁乡在刑场结识死里逃生的杨凯之，而后清廷安排他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深造，杨凯之也争取到这一名额，袁世凯举荐的北洋军官李人骏与他们成为同窗密友。三人此时虽为无名青年，背后势力却呈现三足鼎立之势，清廷皇室、革命党与袁世凯正是未来叙事的三个主角。与此同时，出身笔墨经营家庭的菽红因意外卷入刺杀事件而逃难至日本，在同伴吴天白的影响下，她逐步走上革命道路。

《人生若如初见》采用青年视角叙事，通过朋友间的悲欢离合映射历史变迁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纳兰容若的诗句原是描写男女之情，这样的诗句在剧中不仅成为菽红情感经历的注脚，也暗示着所有人的命运走向。

梁乡希望用先进军事理念改造军队，以延续封建统治。革命党人要求直接推翻清政府，其中杨一帆一向注重民智启发，在实践中他意识到革命路径尚不成熟，选择暂时退出，去寻找新理论，而炸弹专家吴天白则相信刺杀贵族政要就能够撼动清廷的统治。剧中还提及实业家、金融家们左右摇摆的态度，他们无意卷入政局，只希望维持商业活动，视资本发展为国家进步的根本。

出场时顽劣寒酸的梁乡最终成为朝廷重臣，终于有勇气为革命赴死的杨凯之倒在暗枪之下，李人骏在得势之时却永远失去挚友。尽管剧集试图呈现不同的救国路径，但以梁乡为中心的情节设置，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去展示清廷既腐朽又激烈的权力斗争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“青年探索救

国之道”主题的表达。剧中虽反复提及“内忧外患”，却规避了华夏大地民不聊生、满目疮痍场景的直观展示。于梁乡而言，保守阶层的本能使他天然地维护现有秩序，而杨凯之、吴天白等人的革命理想则需要用现实的社会图景加以阐释，否则其人物成长逻辑将难以自洽。凡此种种，剧中关于救国路径的描绘更像是零散的片段，未能有效拼合出复杂的历史图景，而仅凭角色塑造中人性的多样稍作弥补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菽红这个承担串联全剧任务的角色，却意外地完成了历史的镜像表达。出身经商家庭的她在流落日本后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，当吴天白的放荡不羁不能带来任何生活保障时，菽红坚持工作并靠实力获得老板的信任。当吴天白受伤瘫痪，菽红替他还清债务，并将大量收入转为革命经费。面对梁乡的侮辱，她没有自轻自贱，而是通过孩子的诞生加深对生命的理解。吴天白离世后，她直言不讳地肯定吴天白带给她的精神力量，并勇于开始与杨凯之新的感情。菽红的确是梁乡口中没有话语权的弱女子，正因为她极难主宰命运，如浮萍般被裹挟进历史洪流之中，她在创业、爱情等具体事件上的努力，才展现出一种更为持久和坚韧的品质。

(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研究生)

## 碎片式叙事的局限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 公益广告

齐鲁晚报

低碳生活

绿建未来

